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九回 商容九間殿死節

詩曰：忠臣直諫豈沽名，只欲君明國政清。不願此身成箇是，忍教今日禍將盈？

報儲一念堅金石，誅佞孤忠貫玉京。大志未酬先碎首，令人睹此淚如傾。

話說雷開領五名軍卒，往南都追趕，似電走雲飛，風馳雨驟。趕到天晚，雷開傳令：「你們飽餐，連夜追趕；料去不遠。」軍士依言，飽吃了戰飯又趕。將及到二更時分，軍士因連日跋涉勞苦，人人俱在馬上困倦，險些兒閃下馬來。雷開暗想：「夜裏追趕，只怕趕過了，倘或殿下在後，我反在前，空勞心力；不如歇宿一宵，明日精健好趕。」叫左右：「往前邊看，可有村舍？暫宿一宵，明日趕罷。」眾軍卒因連日追趕辛苦，巴不得要歇息。兩邊將火把燈籠高舉，照得前面松陰密密，卻是村庄。及至看時，乃是一座廟宇。軍卒前來稟曰：「前邊有一古廟，老爺可以暫居半夜，明早好行。」雷開曰：「這箇卻好。」眾軍到了廟前，雷開下馬，抬頭觀看，上懸乃是「軒轅廟」，裏邊並無廟主，軍卒用手推門，齊進廟來，火把一照，只見聖座下一人，鼾睡不醒。雷開向前看時，卻是殿下殷洪。雷開歎曰：「若往前行，卻不錯過了！此也是天數。」雷開叫曰：「殿下，殿下！」殷洪正在濃睡之間，猛然驚醒，只見燈籠火把，一簇人馬擁塞。殿下認的是雷開。殿下叫：「雷將軍！」雷開曰：「殿下，臣奉天子命，來請殿下回朝。百官俱有保本，殿下可以放心。」殷洪曰：「將軍不必再言，我已盡知，料不能逃此大難。我死也不懼，只是一路行來，甚是狼狽，難以行走。乞將軍把你的馬與我騎一騎，你意下如何？」雷開聽得，忙答曰：「臣的馬請殿下乘騎，臣願步隨。」彼時殷洪離廟上馬，雷開步行押後，往三叉路口而來。不表。

且言殷破敗望東魯大道趕來，行了一二日，趕到風雲鎮，又過十里，只見八字粉牆，金字牌匾，上書「太師府」。殷破敗勒住馬看時，原來是商丞相的府。殷破敗滾鞍下馬，逕進相府，來看商容。——商容原是殷破敗座主，殷破敗是商容的門生，故此下馬謁見商容，卻不知太子殷郊正在廳上吃飯。——殷破敗忝在門生，不用通報，逕到廳前；見殿下同丞相用飯。殷破敗上廳曰：「千歲，老丞相，末將奉天子旨意，來請殿下回朝。」商容曰：「殷將軍，你來的好。我想朝歌有四百文武，就無一員官直諫天子，文官鉗口，武不能言，受爵貪名，屍位素餐，成何世界！」丞相正罵起氣來，那裏肯住！且說殿下殷郊，顛兢兢面如金紙，上前言曰：「老丞相不必大怒，殷將軍既奉旨拿我，料此去必無生路。」言罷淚如雨下。商容大呼曰：「殿下放心！我老臣本尚未完，若見天子，自有說話。」叫左右槽頭：「收拾馬匹，打點行裝，我親自面君便了。」殷破敗見商容自往朝歌見駕，恐天子罪責。殷破敗曰：「丞相聽啟：卑職奉旨來請殿下，可同殿下先回，在朝歌等候；丞相略後一步。見門生先有天子而後私情也。不識丞相可容納否？」商容笑曰：「殷將軍，我曉得你這句話：我要同行，你恐天子責你容情之罪。也罷，殿下，你同殷將軍前去；老夫隨後便至。」卻說殿下離了商容府第，行行且止，兩淚不乾。商容便叫殷破敗：「賢契，我響噹噹的殿下交與你，你莫望功高，有傷君臣大義，則罪不勝誅矣。」破敗頓首曰：「門下領命，豈敢妄為！」殿下辭了商容，同殷破敗上馬，一路行來。殷郊在馬上暗想：我雖身死不辭，還有兄弟殷洪，尚有申冤報恨之時。」行非一日，不覺來到三叉路口。軍卒報雷開。雷開到轅門來看時，只見殿下殷破敗在馬上。雷開曰：「恭喜千歲回來！」殿下下馬進營，殷洪在帳上高坐，只見報說：「千歲來了。」殷洪聞言，抬頭看時，果見殷郊。殷郊又見殷洪，心如刀絞，意似油煎，趕上前，一把扯住殷洪，放聲大哭曰：「我兄弟二人，生前得何罪與天地！東南逃走，不能逃脫，竟遭網羅！兩人被擒，父母戴天之仇，化為烏有。」頓足捶胸，傷心切骨：「可憐我母死無辜，子亡無罪！」正是二位殿下悲啼，只見三千士卒聞者心酸，見者掩鼻。二將不得已，催動人馬望朝歌而來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皇天何苦失推詳，兄弟逃災離故鄉。指望借兵申大恨，孰知中道遇豺狼。

思親漫有沖霄志，誅佞空懷報怨方。此日雙雙投陷穽，行人一見淚千行。

話說殷、雷二將獲得殿下，將至朝歌，安下營寨。二將進城回旨，暗喜成功。有探馬報到武成王黃飛虎帥府來，說：「殷、雷二將已捉獲得二位殿下，進城回旨。」黃飛虎聽報大怒：「這匹夫！你望成功，不顧成湯後嗣，我叫你千鍾未享餐刀劍，功未褒封血染衣！」令黃明、周紀、龍環、吳炎：「你們與我傳請各位老千歲與諸多文武，俱至午門會齊。」四將領命去了。黃飛虎上了坐騎，逕至午門。方纔下騎，只見紛紛文武，往往官僚，聞捉獲了殿下，俱到午門。不一時，亞相比干、微子、箕子、微子啟、微子衍、伯夷、叔齊、上大夫膠鬲、趙啟、楊任、孫寅、方天爵、李燁、李燧，百官相見。黃飛虎曰：「列位老殿下，諸位大夫，今日安危，俱在丞相、列位諫議定奪。吾乃武臣，又非言路，乞早為之計。」正議論間，只見軍卒簇擁二位殿下來到午門。百官上前，口稱「千歲」。殷郊、殷洪垂淚大叫曰：「列位皇伯、皇叔並眾位大臣！可憐成湯三十一世之孫，一旦身遭屠戮。我自正位東宮，並無失德，縱有過惡，不過貶謫，也不致身首異處。乞列位念社稷為重，保救餘生，不勝幸甚！」微子啟曰：「殿下，不妨。多官俱有本章保奏，料應無事。」

且言殷、雷二將進壽仙宮回旨，紂王曰：「既拿了逆子，不須見朕，速斬首午門正法，收屍埋葬回旨。」殷破敗奏曰：「臣未得行刑旨出，焉敢處決！」紂王即用御筆書「行刑」二字付與。殷、雷二將捧行刑旨意，速出午門來。黃飛虎一見，火從心上起，怒向膽邊生，站立午門正中，阻住二將，大叫曰：「殷破敗！雷開！恭喜你擒太子有功，殺殿下有爵！只怕你官高必險，位重者身危！」殷、雷二將還未及回言，只見一員官，乃上大夫趙啟是也，走上前，劈手一把，將殷破敗捧的行刑旨扯得紛紛粉碎，厲聲大叫曰：「昏君無道，匹夫助惡，誰敢捧旨擅殺東宮太子！誰敢執寶劍妄斬儲君！似今朝綱常大變，禮義全無！列位老殿下，諸位大臣，午門非議國事之所，齊到大殿，鳴其鐘鼓，請駕臨朝，俱要犯顏直諫，以定國本。」殷、雷二將見眾官激變，不復朝儀，嚇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所出。黃飛虎又命黃明、周紀等四將，守住殿下，以防暗害。這八名奉御官把二位殿下綁縛，只等行刑旨意，孰知眾官阻住。這且不言。且說眾官齊上大殿，鳴鐘擊鼓，請天子登殿。紂王在壽仙宮聽見鐘鼓之聲，正欲傳問，只見奉御官奏曰：「合朝文武請陛下登殿。」紂王對妲己曰：「此無別事，只為逆子，百官欲來保奏。如何處治？」妲己曰：「陛下傳出旨意：今日斬了殿下，百官明日見朝。一面傳旨，一面催殷破敗回旨。」奉御官旨意下，百官仰聽玉音：

「詔曰：君命召，不俟駕；君賜死，不敢生。此萬古之大法，天子所不得輕重者也。今逆子殷郊，助惡殷洪，滅倫藐法，肆行不道，仗劍入宮，擅殺逆賊姜環，希圖無證：復持劍敢殺命官，欲行弑父。悖理逆常，子道盡滅。今擒獲午門，以正祖宗之法。卿等毋得助逆祐惡，明聽朕言。如有國家政事，俟明日臨殿議處。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」奉御官讀詔已畢，百官無可奈何，紛紛議論不決，亦不敢散；不知行刑旨已出午門了。這且不表。

單言上天垂象，定下興衰，二位殿下乃「封神榜」上有名的，自是不該絕命。當有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，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，只因一千五百年神仙犯了殺戒，崑崙山玉虛宮掌闡道法宣揚正教聖人元始天尊閉了講筵，不闡道德；二仙無事，閒樂三山，興遊五岳，腳踏雲光，往朝歌逕過，忽被二位殿下頂上兩道紅光把二位大仙足下雲光阻住。二仙乃撥開雲頭觀看，見午門殺氣連綿，愁雲捲結。二仙早知其意。廣成子曰：「道兄，成湯王氣將終，西岐聖主已出。你看那一簇眾生之內，綁縛二人，紅氣沖霄，命不該絕；況且俱是姜子牙帳下名將，你我道心，無處不慈悲，何不救他一救。你帶他一個，我帶他一個回山，久後助姜子牙成功，東進五關，也是一舉兩得。」赤精子曰：「此言有理，不可遲誤。」廣成子忙喚黃巾力士：「與我把那二位殿下抓回本山來聽用！」黃巾力士領法旨，駕起神風，只見播土揚塵，飛沙走石，地暗天昏，一聲響亮，如崩開華岳，折倒泰山，嚇得圍宿三軍，執刀士卒，監斬殷破敗用衣掩面，抱頭鼠竄；及至風息無聲，二位殿下不知何往，蹤跡全無。嚇得殷破敗魂不附體，異事非常。午門外眾軍一聲吶喊。黃飛虎在大殿聽讀詔，纔商議紛紛；忽聽喊聲，比干正問何事吶喊，有周紀到大殿，報黃飛虎曰：「方纔大風一陣，滿道異香，飛沙走石，對面不能見人。只一聲吶喊，二位殿下不知刮往何處去了。異事非常，真是可怪！」百官聞言，喜不自勝。

歎曰：「天不亡此冤之子，地不絕成湯之脈。」百官俱有喜色。只見殷破敗慌忙進宮，啟奏紂王。後人有詩感歎此事，詩曰：

仙風一陣異香生，播土揚塵蔽日明。力士奉文施道術；將軍失守枉持兵。

空勞鐵騎追風影，漫有讒言害鶴鳴。堪歎廢興皆定數，周家八百已生成。

話說殷破敗進壽仙宮，見紂王奏曰：「臣奉旨監斬，正候行刑旨出，忽被一陣狂風，把二殿下刮將去了，無蹤無跡。異事非常，請旨定奪。」紂王聞言，沉吟不語，暗想曰：「奇哉！怪哉！」心下猶豫不決。

且說丞相商容，隨後趕進朝歌，只聽得朝歌百姓俱言「風刮去二位殿下」，商容甚是驚異。來到午門，只見人馬擁擠，甲士紛紛。商容逕進午門，過九龍橋，時有比干看見商容前來，百官俱上前迎接，口稱：「丞相。」商容曰：「眾位老殿下，列位大夫，我商容有罪，告歸林下未久；孰意天子失政，殺子誅妻，荒淫無道，可惜堂堂宰府，烈烈三公，既食朝廷之祿，當為朝廷之事，為何無一言諫止天子者，何也？」黃飛虎曰：「丞相，天子深居內宮，不臨大殿，有旨皆係傳奉。諸臣不得面君，真是君門萬里。今日殷、雷二將把殿下捉獲，進都城回旨，綁縛午門，專候行刑旨意，幸上大夫趙先生扯碎旨意，百官鳴鐘擊鼓，請天子臨殿面諫。只見內宮傳旨，俟斬了殿下，明日看百官奏章。內外不通，君臣阻隔，不得面奏。正無可奈何，卻得天從人願，一陣狂風，把二位殿下刮將去了。殷破敗纔進宮回旨，尚未出來。老丞相略等一等，俟他出來，便知端的。」只見殷破敗走出大殿，看見商容，未及言說。商容向前曰：「殿下被風刮去了，恭喜你的功高任重，不日列土分茅！」殷破敗欠身打躬曰：「丞相罪殺末將了！君命點差，非為己私，丞相錯怪我了。」商容對百官曰：「老夫此來，面見天子，有死無生，今日必犯顏直諫，捨身報國，庶幾有日見先王於在天之靈。」叫執殿官鳴鐘擊鼓。執殿官將鐘鼓齊鳴，奉御官奏樂請駕。紂王正在宮中，因風刮去殿下，鬱鬱不樂。又聞奏樂臨朝，鐘鼓不絕，紂王大怒，只得命駕登殿，昇了寶座。百官朝賀畢。天子曰：「卿等有何奏章？」商容在丹墀下，俯伏不言。紂王觀見丹墀下俯伏一人，身穿縞素，又非大臣，王曰：「俯伏何人？」商容奏曰：「致政首相待罪商容朝見陛下。」紂王見商容，驚問曰：「卿既歸林下，復往都城，不遵宣詔，擅進大殿，何自不知進退如此！」商容肘膝行至滴水簷前，泣而奏曰：「臣昔居相位，未報國恩；近聞陛下荒淫酒色，道德全無，聽讒逐正，紊亂紀綱，顛倒五常，污穢彝倫，君道有虧，禍亂已伏。臣不避萬刃之誅，具疏投天，懇乞陛下容納，直撥雲見日，普天之下瞻仰聖德於無疆矣。」商容將本獻上，比干接表，展於龍案。紂王觀之：

「具疏臣商容奏：為朝廷失政，三綱盡絕，倫紀全乖，社稷顛危，禍亂已生，隱憂百出事：臣聞天子以道治國，以德治民，克勤克戒，毋敢怠荒，夙來祗懼，以祀上帝，故宗廟社稷，乃得磐石之安，金湯之固。昔日陛下初嗣寶位，修仁行義，不遑寧處，罔敢倦勤，敬禮諸侯，優恤大臣，憂民勞苦，惜民貨財，智服四夷，威加遐邇，兩順風調，萬民樂業，真可軼堯駕舜，乃聖乃神，不是過也。不意陛下近時信任奸邪，不修政道，荒亂朝政，大肆凶頑，近佞遠賢，沉湎酒色，日事聲歌。聽讒臣設謀，而陷正宮，人道乖和；信妲己賜殺太子，而絕先王宗嗣，慈愛盡滅；忠諫遭其炮烙慘刑，君臣大義已無。陛下三綱污穢，人道俱乖，罪符夏桀，有忝為君。自古無道之君，未有過此者。臣不避斧鉞之誅，獻逆耳之言，願陛下速賜妲己自盡於宮闈，申皇后、太子屈死之冤，斬讒臣於藁街，謝忠臣義士慘刑酷死之苦。人民仰服，文武懼心，朝綱整飭，宮內肅清。陛下坐享太平，安康萬載。臣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臣臨啟不勝惶悚待命之至！謹疏以聞。」

紂王看完表章大怒，將本扯得粉碎，傳旨命當駕官：「將這老匹夫拿出午門，用金瓜擊死！」兩邊當駕官欲待上前，商容站立簷前，大呼曰：「誰敢拿我！我乃三世之股肱，托孤之大臣！」商容手指紂王大罵曰：「昏君！你心迷酒色，荒亂國政，獨不思先王克勤克儉，聿修厥德，乃受天命；今昏君不敬上天，棄厥先宗社，謂惡不足畏，謂敬不足為，異日身弑國亡，有辱先王。且皇后乃元配，天下國母，未聞有失德。呢比妲己，慘刑毒死，大綱已失。殿下無辜，信讒殺戮，今飄刮無蹤，父子倫絕。阻忠殺諫，炮烙良臣，君道全虧。眼見禍亂將興，災異疊見。不久宗廟圯墟，社稷易主。可惜先王竭精揆髓遺為子孫萬世之基，金湯錦繡之天下，被你這昏君斷送了個乾乾淨淨的！你死於九泉之下，將何顏見你之先王哉！」紂王拍案大罵：「快拿匹夫擊頂！」商容大喝左右：「吾不惜死！帝乙先君：老臣今日有負社稷，不能匡救於君，實愧見先王耳！你這昏君，天下只在數載之間，一旦失與他人！」商容望後一閃，一頭撞倒龍盤石柱上面。——可憐七□五歲老臣，今日盡忠，腦漿噴出，血染衣襟，一世忠臣，半生孝子，今日之死，乃是前生造定的。後人有詩弔之，詩曰：

速馬朝歌見紂王，九間殿上盡忠良。罵君不怕身軀碎，叱主何愁劍下亡。

炮烙豈辭心似鐵，忠言直諫意如鋼。今朝撞死金階下，留得聲名萬古香。

話說眾臣見商容撞死階下，面面相覷。紂王猶怒聲不息，吩咐奉御官：「將這老匹夫屍骸拋去都城外，毋得掩埋！」左右將商容屍骸扛去城外。不題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